

欢迎投稿:qlwbzd@163.com

错了就改

●12月1日A2版《驾校“潜规则”》第四行:“让表弟不解的是”应为“让表弟不解的是”。

●12月5日B3版《周论语》第一条:“他不顾600伏特的电流”,“电流”应为“电压”。

●12月8日A6版《制止行窃,客运司机被捅伤》第二段:“记者来到位于济洛路附近的事发现场”,“济洛路”应为“济东路”。

●12月8日A28版《李鸿章的两全之策》第二栏:“此招儿很可能是长毛将领汪首(王海洋)使用的诱兵之计”,“王海洋”应为“汪海洋”。

●12月11日头版图片《浪尖脱险》说明文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飞行队、北海救助局等分别派出直升机和救助船”,“救助船”应为“救助艇”。

●12月11日A6版《“我父亲与白求恩共事18个月”》,文中“晋察冀边区后防医院”,“后防”应为“后方”。

●12月11日A11版《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朱砂特装本出版》第一段:“文物出版社按照1963年原班工艺”,“原班工艺”应为“原版工艺”。

●12月11日B4版《于建嵘东书房记事》“争得口吐白沫的教授们”第四段:“拿过茅盾文学奖的郑烈山”,“茅盾文学奖”应为“鲁迅文学奖”。

(感谢读者王士华、于峰、潘京华、陶玉山、周而复始、周雪平的批评指正)

12月1日上午,齐鲁晚报优秀通讯员表彰暨读者报料大奖赛颁奖大会在山东新闻大厦举行。这次大会不仅感动了读者,也深深感动着晚报每一位工作人员。彼此带来的温暖,在每个人的心里经久不散……



担当大会主持的本报记者赵晓峰和王若松。

那晚,睡在办公室沙发上

颁奖大会上,看着100多位热心读者和通讯员绽开的笑容,我的心里如释重负。

这次评选活动我负责的内容很多。提前一个月,就给各部门及记者站下通知,收集推荐名单,核对名单具体信息,对活动进行全程报道,参与专题片制作等,所以,颁奖大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复杂的筹备过程,仅确定获奖名单这项工作,就需要倾尽全力。获奖者800多人,来自全省17个市,他们的姓名、单位、职务、联系电话都要确保准确无误。为此,我每天无数遍地拨打电话,仔细核对每一个细节。

核对长长的名单是每天必做的功课,不管多么仔细也难免有所疏漏。每当出现一处疏漏,我都会深深自责。名单确定之后就是确定出席嘉宾,而嘉宾名单一直在不断变化

中,接着就是再核实、再联系、再确认。

事实上,在繁琐劳累的背后更多的是感动。每天,从电子信箱和96706热线中翻出报名读者的留言和自荐材料,我无时不为他们的真情所打动。开会前一段时间我走访热心读者家庭,才深深明白,正是读者的忠诚和支持,才成就了如今的齐鲁晚报。在读者家中,这种感觉来得如此真实而具体!

颁奖大会的前一天晚上,复杂的筹备工作一直持续到凌晨。领导和同事顾不上吃饭,熬到双眼红肿。

那天晚上,我和同事刘德峰没有回家,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和衣而睡。脑海里,一遍遍闪过颁奖大会的程序,同时也提前感受着那份老友相逢的温暖。

记者 董钊

我在你面前,你在我心里

颁奖大会结束后,我被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感包围。

能成为颁奖大会的主持人,还要从11月25日下午3点全体会务人员的碰头会说起。此前,颁奖大会的主持人锁定为本报记者赵晓峰,谦虚的晓峰建议从电视台请一位专业主持人,但这一想法被蓝总否定了:“晚报的活动,就要晚报自己的记者当主持人,哪怕不够专业,甚至出点儿差错也不要紧,咱要的就是原生态。只是,一个主持人是不是单调了些?”

我正巧坐在旁边,蓝总问:“若松行不行?新记者作为主持人来参与,对晚报的文化能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而且参与本身也是对新记者的培养和锻炼。”于是,我这个“主持人”就这么“诞生”了。这次会务的相关工作无形中给了我很多灵感和帮助,尤其是本次大会的专题片《我和你》,一遍遍的观看伴随一次次感动,随之而来的是主持词的一遍遍调整和修改,直到会议前一天晚上十点多。

每当回想起12月1日上午主持大会的情景,几位热心读者的身影就会在脑海中浮现。

老通讯员安守财,头发花白,颁奖大会前一天亲自把一大箱和晚报有关的藏品送到报社;代表最热心读者发言的李建增,脖子上一直挂着数码相机,举手投足间带着专业记者的范儿。

还有代表优秀通讯员

讲话的靳鑫,代表金牌通讯员讲话的梁荣合,代表荣誉通讯员讲话的党亚力……正是读者们多少年如一日的关爱、支持和奉献,才有了齐鲁晚报生机勃勃的今天。

颁奖结束后安排了获奖者与齐鲁晚报大幅创刊号合影的活动,我从五楼坐电梯到了一楼大堂。一位身

穿墨绿色大衣的女读者从人群中走到我跟前,“主持人,您也是咱晚报的记者对吧?天冷了出去采访注意加衣服啊。”

其实很多时候,温暖与温度无关,你们轻轻的一句问候便足以温暖我们整个冬天。

记者 王若松

成了“优秀通讯员”

领到“齐鲁晚报优秀通讯员”证书,是我今年最高兴的一件事。

一天上午,我正看着刚从报箱取回来的齐鲁晚报,突然电话响起,说是齐鲁晚报社的,我感到愕然,我在那儿没有熟人啊!她告诉我,我被评为了“齐鲁晚报优秀通讯员”了,12月1日到山东新闻大厦开会。“老夫聊发少年狂”,午饭时连干了三大杯美酒,心里高兴极了!

我提前一天买好火车票,一大早老伴特意为我包了饺子。到报社后,负责接待的记者十分热情,像在家里一样温馨。正在喝茶时,又来了一位老者,经介绍他是荣成市的一位中学老师,曾在“青末了”登过整版的文章。其实这些文章我都曾拜读过,今天能面对面地见到作者,真是幸会。我们拉起了给晚报写稿的经历,心得。

次日离开会还有一个多

小时,我就提前赶到了会场。一个普通读者,能胸前佩戴着鲜花,坐在嘉宾席上,心里感到特别自豪。来自全省各行各业代表们的精彩发言,都很生动感人。大众报业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编辑郝克远充满激情和感染力的讲话,把大会推向了高潮,代表们心里都热乎乎的。

让人兴奋不已的是会后第二天——2010年12月2日的齐鲁晚报头版新闻大幅彩色照片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心里比吃蜜都要甜,就像过生日一样兴奋、激动。一下子买了十份齐鲁晚报,连同照片、手机短信,分别发送给济宁及外地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分享我的快乐。一家人也都替我高兴,小孙女举着证书和奖品在屋里跑来跑去,高兴得跳起来。

这真是终生难忘的一天,幸福的一天。
济宁航运局 王文亮

依言而行

作者:拉比·罗依 翻译:张德刚

在我小时候,家里开了一家旧货店,旧货买卖与新商品不同,你不能按照商品的目录定货,顾客说不定会买什么旧货。因此,作为老板的父亲经常要外出收购旧货。“你不能买没用的东西。”父亲说。所以外出收购对他来说很重要。

在我13岁那年,父亲的重要助手走了,旧货店只剩下另外一个助手在帮忙,显然人手不够。一天,父亲对我说:“在我没找到合适人选之前,你能在店里接待一下顾客吗?”

商店里有上万种货物。“顾客喜欢讨价还价。”父亲说,“所以我不用标价,你只要大概了解一下价格就行了。”

父亲带我到旧货店里转了一圈。“这个小发电机可以卖10美元,冰箱根据新旧不同你可以卖40到90美元,特别好的甚至可以卖到上百美元。货架上的这些旧碗旧碟,10美分左右一个你随便卖,那是我收旧货时人家送的。”我看了一下这些碗碟,里面有几个特别漂亮的。

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去旧货店帮忙。有一天,当我正在为一位顾客开发票时,父亲回来了。这位顾客买了一个旧盘子,我要了1美元,顾客也没有讨价还价,做成这笔买卖让我很高兴。

父亲看了看这个旧盘子,回头对顾客说:“你今天确实做了一笔好买卖,我的员工卖给你一个好盘子。”

顾客走后,我问父亲:“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父亲说:“这个盘子是个古董,价值上千

美元呢!”我一听就傻了,本想让父亲帮忙,没想到却帮了个倒忙,使店里损失了上千美元。

父亲又说:“其实我可以制止这笔买卖,因为你在开发票,还没收钱,另外,根据法律,你未成年,这笔买卖可以不算。但是,一个人应该依言而行,说出口的话就不能反悔。”

父亲用这件事给我上了诚信的一课,让我终生难忘。

多年后,有一次我要汇一笔钱给在国外的女儿。一位银行员工建议我使用信用卡,他说这样可以省下交易费和利息。可是后来,银行账单却显示我应付的费用一项也没减掉,我向银行经理说明:“我是根据员工的建议来避免费用的,但费用并没有减少。”银行经理看了看账单说:“很抱歉,员工搞错了。”我费尽口舌也没有效果。

不得已,我就向银行经理说了我父亲和古董盘子的故事。我说:“尽管我父亲在交易前就发现了我的错误,但他还是按1美元的价格把值上千美元的盘子卖给了顾客。我希望

银行也能像我父亲一样,说出去的话就算数,做到依言而行。”

银行经理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一言不发。我说完后,银行经理依然保持沉默,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银行经理庄重地对我说:“我们的银行不会比您父亲逊色。”然后他向我保证,会按照银行员工对我说的话去办,信用卡使用时产生的费用都不会从我的账户上划走。

我握住银行经理的手,表示感谢。在回家的路上,我感到惊讶,在如今这个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里,一个关于依言而行的故事竟然还可以触动人们的心灵。



完美的照片

作者:詹姆斯·童姆 翻译:王启国

那是15年前初春的一天,阳光暗淡,树木刚刚开始冒芽。我是一名年轻的案件报道记者,正驱车赶往一个我不愿目睹的事发现场。警察调度中心的人说,一名老年男子驾驶小型货车在自家车道上倒车时,意外从小孙女身上碾过,孩子当场死亡。

当我把车停在警车和电视台的采访车之间时,就看见一个穿着棉布工作服,白发苍苍的矮个老人站在一辆货车旁。摄像机对准了他,记者们正把麦克风伸向他面前。他看上去不知所措,正尽力回答着记者们的提问,但是,大多数时候,他只是翕动着嘴唇,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没过多久,记者们便不再问他了,而是跟着警察走进一个白色的小屋。我注意到,房子旁边是一个新翻过的花圃,花圃旁边有一堆黑土。

“我正准备开车倒向那里去播撒那堆土。”老人对我说,尽管我并没有问他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她在屋外。”他伸手指着花圃,说完,又陷入悲痛之中。

而我像合格的新闻记者一样,进屋去看看有没有人能为我提供一张孩子的近照。几分钟后,我的采访本上已经记下了满满的细节,口袋里也有了一张照片,上面的孩子天真无邪。我朝厨房走去,警察说孩子的尸体在那儿。

线透过窗帘照进来,在贴着塑料纸的台面上,白色的床单裹着孩子幼小的身体。不知道老人是怎么避开人群的,他坐在台面旁的一把椅子上,侧着身子,没有察觉到我的到来,而是不解地看着孩子被裹着白布的尸体。

屋子里静极了,只有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只见老人慢慢探身向前,伸出双臂,从头到脚揽着孩子的尸体,然后把脸贴上去。就在那安静的一瞬间,我意识到一张能获奖的新闻照片即将产生,于是,我对好光,调好焦距,打开闪光灯,然后举起相机,准备将这个场面在取景器中定格。

照片中的一切要素都很完美:穿着朴素工作服的老人,阳光从背后照亮他的白发,孩子被包裹着的尸体,而且还能看到窗外,警察正在查看那辆夺命的小货车,孩子的父母则紧紧依偎在一起。

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站了多久,却迟迟不能按下快门。作为一名记者,我很清楚这张照片所拥有的叙事效果,职业本能也告诉我应该拍下来,然而我却不忍按下快门,闯入这位可怜的老人悲痛的内心里。

最后,我放下相机,悄悄走出屋子,心里有些怀疑自己是否适合从事新闻职业。当然,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一位同行我曾错过了一次拍下完美照片的机会。

我们经常能从报纸上看到极度悲伤的绝望者的照片,在看这样的照片时,我都会想起那一天。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我当时做的是对的。



编辑:李皓冰
邮箱:linhaoing@qlwb.com.cn